

第一次做买卖

储向东

我第一次做买卖是在上高中的时候，那是农历五月的一个星期六，我与本村涂叔、张叔一道到梅城镇潘铺买桃子回家卖。

从我们家到潘铺，要走山路30里，公路60里。公路一天只有一趟班车，每趟车旅客都很多，且要花费一元二角钱车费。

那天骄阳似火，我们一路不停地走着，渴了到路边人家讨碗茶喝，饿了啃几口锅巴团。大约下午三点多钟来到潘铺桃园，找到了卖家。我不懂讨价还价，全由两位叔叔做主。后商定，桃子按0.12元每斤的价格成交。

我看中了一户人家的桃子。他有许多棵桃树，我原想挑最好的摘，桃户不同意，要我一棵树一棵树地摘。我只得按他的意见将其中两棵树上的桃子全摘下来，装进箩筐里。过了秤，总共80斤多一点，付现金9.6元。此时天快黑了，我们只能在桃户家过夜。

白天的途中，听两位叔叔说潘铺晚上有豺狼出没，经常伤害小孩和牲畜，我很害怕。所以晚上洗澡时，我要求在屋里洗，可户主不同意，说他老婆一会要回家，让我在院外桃树下洗。我只得胆战心惊地将澡盆拿到院外。当我脱了衣服坐到澡盆里时，突然听到身后“噗”的一声，两只黑影一闪而过，吓得我惊叫一声爬起来就跑。朦胧中发现是一条狗在追撵一只猫。后来猫跳到了桃树上，狗也被撞翻的脸盆吓跑了。我顾不得擦干身上的水，匆匆穿上衣服，到屋里还听到心脏“咚咚”地跳。晚上我与涂叔睡一张床，天热，蚊虫又多，再加上涂叔肚子疼得厉害，我的腿也出现痉挛，根本睡不着。折腾半夜，睡了不足两个小时便又起床，因着急赶回去的那班车。这趟车九点到余井车站，从潘铺到余井4里路。我们出门时天还未亮，为了不误车，只得摸黑赶路。途中不敢停歇，这让我十分狼狈，昨晚未睡好，头昏脑胀，担子又重，豆大的汗珠从脖子上往下流。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无论如何不能掉队。耽误了时间，赶不上当天回家的车，那可就惨了。如再耽误一天，熟透的桃子闷烂了就卖不出去了。终于挺到了余井街，车站门还是关的，我们放下担子，坐在旁边守着。交谈中我

才知道，两位叔叔的桃子都是树上最好的，并且是卖家帮着摘的，而我不仅要自己上树摘，还不给挑选。这是卖家欺负我年轻没有经验的缘故。我吃了哑巴亏，心里挺难受。

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售票员才来，我虽买到了票，但还不踏实，怕人多，车顶上装不下这些货。不一会，班车来了，还好，那天人不是很多，当我将担子搬上车顶码好，走进车厢，心里才安稳。途中不时有下车上车的，60里路，十点多才到家乡油坊街车站。我下车将桃子担到家差不多11点了。母亲看到我回家，既高兴又心疼，马上热饭给我吃，我虽然很饿，但却吃不下，喝了几口水就上床睡觉了。约睡了个把小时，便被父母的争吵声惊醒了。原来父亲从生产队干活回家，看到我挑的桃子质量不高，很生气，说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折本。母亲说：“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没有经验，你不要指望他赚多少钱，看他眼睛都凹下去了，一路上够他受的，就不要再埋怨了。”我再也无法入睡，心说赶紧将桃子卖出去，不然折本更多。我到堂厅一看，父母已将品相差的桃子挑出来了，约八九斤。难怪父亲生气，这些桃子是卖不出去的，只能留家里给妹妹们吃。我勉强吃了点饭，就担起两箩筐桃子出去卖。母亲知道我称秤不熟练，怕人多糊涂，赶紧陪我一块去卖桃子。桃子售价每斤0.25元。那时卖东西也靠脸熟，母亲很有人缘，由她带着，卖得还算快。七十斤桃子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出去十多斤。到达良冲地界时，我看到山脚下一大群人正在整修河埂，心想，这么多人，肯定会卖掉不少。正高兴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两只箩筐歪倒了，桃子皮球似的一个个滚到路边田里和河里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挣脱母亲阻拦，跳到河里，抢捞水中的桃子。幸好修路的也有几个人下河帮我捞，被河水冲跑的才算不多。人群中，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带头购买了好几斤，其他人也纷纷购买，这一下子卖出去三十多斤。天黑了我们才到家。第二天是星期一，母亲让我去学校上课，剩下的一点桃子由她一个人去卖。没钱给的就兑换小麦、大米回来。在母亲的帮助下，桃子总算全部卖了出去，回头一算账，除兑换了几升米麦外，只收回现金11.5元。当时父亲给我本金15元，买桃子用去9.6元，车票、货票1.6元，早上在余井饭店买了几个馒头，一碗稀饭，用去五角钱，合计11.7元。身上还剩3.3元，不够本金。母亲将卖菜的钱给了我0.2元，当我把十五元本钱交给父亲时，父亲没再说什么。

这是我第一次做买卖，原指望赚点上学的伙食费，但事与愿违，本钱都未赚到，还连累了母亲，耽误了我半天课。但我并不后悔，因为我赚到了经历，懂得了生活的路除了平坦，还有坎坷、曲折、艰辛。



小画(版画) 刘晓宇作

雨过眉豆繁花重

任崇喜

我经常散步的这个路段，处于城郊，两边是村民随手种下的芝麻、绿豆、花生，也有高粱、洋姜等，都是些浚皮货色。

路边的篱笆，散漫无序，枝条、木板、包装条、细铁丝等，散乱地混在一起，能看出主人的潦草。这村里多是老人和妇女，许是力不从心。

路边的篱笆上，我发现一片扁豆。之所以称其为一片，是不知道有多少棵，就那么葱茏一片。让我更觉诧异的，是那盛大开放的花儿，密如繁星，自由伸展，随处烂漫。饱满而润洁的花儿，呈紫红色。或许因了昨日的雨，在阳光下猛然绽放，更多了一种水色。花儿满目灿烂，却又有种简单、明朗与宁静。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”，是郑板桥眼里的家常。没有秋风的夏日，在雨后的清晨，看这清新可喜的眉豆花，不啻一场眼球的艳遇。

这扁豆，我们都叫眉豆，因其形状像弯弯的眉毛而得名。有人唤它爬壁豆，但远不如眉豆的韵致。种扁豆，大概是在初夏时节。乡村的眉豆，根据地在墙角院边，于最不起眼处随手丢进几粒种子，盖一层土，浇些水，破土发芽后，兀自生长，腰肢婀娜，叶子翠绿，洋溢着饱满的生命气息，自成风景。扁豆的秧子爬到墙头上，又爬到树上，攀援，向上，大有与树一比高低之势。整个夏季，应和着热烈的阳光与喧嚣，扁豆只是葳蕤地绿着叶子。

仿佛是突然之间，眉豆绿叶间便蓬勃出一簇簇、一片片的花。花开得热闹，白的像云，紫的像霞，引来蝴蝶、各种不知名的飞虫“嗡嗡”起舞。在温柔的阳光中，远看，她们并不艳丽，淡淡的粉，淡淡的紫，又多又杂，掩映在并不苍翠的叶片中。近观，花儿们却大有情趣：一律

分裂成两片紫色，一如张开的蝶翅，给豆蔻年华下了最生动的注释。尤其中午时分，扁豆花的香气蒸腾起来，那香里带一点儿涩，像药草的香味，闻着闻着，感觉到人的心一下子静下来。

这个季节，眉豆长得正旺。有了她们，日子都洋溢着一种灵动和灿烂。难怪，汪曾祺先生在《食豆饮水斋闲笔》中写道：“暑尽天凉，月色如水，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，至有情味。”这被李时珍称为“可菜、可果、可谷”的“豆中之上品”，生命力极强，茎蔓多分枝，长大后密密匝匝。似乎不用怎么管理，就能蓬勃地爬满墙。不长的时间内，那心形的叶子，能使一堵墙密不透风。惹人眼的，是它的花儿，满眼深紫色，气势壮观，从夏日能一直开到霜降。这紫色的小花，单看像展翅欲飞的紫蝶。风一吹，绿叶颤动，紫花摇动，仿佛无数只紫蝴蝶在翩翩起舞。

“短墙堪种豆，枯树惜沿藤。带雨繁花重，垂条翠荚增。”那些花儿激情澎湃，越开越热烈，越开越繁茂……花儿成丛成簇，且开且落，一茬接着一茬，花落结荚，一串串眉豆，串串垂挂，状如蛾眉，鼓着扁圆的身子，在碧叶青藤间格外扎眼。这次第，怎一个闹字了得？

眉豆不是稀罕物，洗干净，用油、盐煸炒，便是一道可口的家常菜。我最喜欢的，是红辣椒清炒眉豆，红绿搭配，相得益彰，清香脆嫩，味道鲜爽。这点缀着尘世生活的寻常菜蔬，让人百看不足、百吃不厌，着实有自家的手段。

这个季节，不少人家的庭院前都洋溢着浓郁的花香，也悬了不少果蔬，眉豆、葫芦、丝瓜、石榴、葡萄……这沿路的花开，陪我们走过了多少日子？美，不就是在普通的生活中诞生的吗？

